周禮正義

周禮正義卷八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 疏 匠人營國方九里者謂營王都也賈疏云按典命云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侯伯子男巳下皆依命數鄭云國家謂城方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幷文王有聲詩箋差之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按下文有夏殷則此九里通異代也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取典命等注由鄭兩解故義有異也焦循云方九里以開方計之徑九里圍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也尙書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注云玄或疑焉匠

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又其餘異義云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準此天子之城九里也及注典命則疑公之城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而坊記注大雅文王有聲箋並用此說今按周書作雒篇云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九里正合則謂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金鶚云以典命注推之天子之城宜方十二里鄭蓋以典命匠人俱有正文故兩解不定左氏隱元年傳云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夫鄭伯爵也侯伯城方三百雉雉長三丈三百雉得九百丈適足五

里推而上之天子當九里矣孟子言三里之城此國城之小者當是子男之城子男城方三里可知天子城有九里也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五經異義古周禮說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指三公大都言然則大都城方亦當如子男作雉言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與左傳大都參國之一合天子城方九里則大都方三里適與子男同若城方十二里則大都方四里與子男五里不同苟亦方五里非參國之一矣匠人言王城隅高九雉諸侯七雉古周禮說公七雉侯伯五雉禮器言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皆九降爲七其例相合又何疑於九里之說哉大雅築城伊洫鄭箋以洫爲成溝成方十里謂文王之城大於諸侯而小於天子說者以爲天子城方十二里之證然此特謂城放

平滙以爲池池深廣與滙等非謂城有十里也文王方爲諸侯其城安得獨大哉賈謂匠人九里或是夏殷之制以下文有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也然考工記書皆言周制惟世室重屋明標夏殷以見其與周之明堂同中有異非匠人所言皆夏殷制也案焦金二說是也陳啟源戴震林喬蔭說並同續漢書郡國志劉注引帝王世紀說成周云城東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晉太康地道記云城內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爲地三百頃十二畝三十六步此蓋王以後王都之制輸亦不逾九里而廣復朒焉足徵此記之爲周制矣互詳典命疏

王城方九里積八十一里地每里九夫則積七百二十九夫也

王城郛郭里數經注並無文案作雒篇云郛方七十二里依其

說是郭大於城入倍於理難信作雒別本作七十里金履祥通鑑前編又作十七里亦皆無分率可說攷孟子公孫丑篇云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國策齊貂勃說自晏云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又田單云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是郭大於城不得過二倍足證今本周書之譌以意求之疑作雒當作郛方二十七里據典命注說九里之城其宮方九百步則周王宮亦必方三里若然宮三里城九里郭二十七里皆以三乘遞加於差分比例正合今本周書二十七上下互易遂不可通耳依此計之則郭中積七百二十九里除城中八十一里餘六百四十八里積五千八百三十二夫通爲國中也又案公羊定十二年傳云百雉而城何注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也禮天子

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此說復與鄭異焦循云雉長三丈每里爲雉六十天子之城徑五百四十雉周二千一百六十雉公之城徑四百二十雉周一千六百八十雉侯伯之城徑三百雉周一千二百雉子男之城徑一百八十雉周七百二十雉如何休說則千雉爲二十萬尺凡周一百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方徑得二十七里一百二十步五尺城不應如是之大子男五十雉周五里一百六十六步三尺有奇方徑一里一百十六步十五尺有奇於地又太狹何氏本春秋說與鄭不合存其異說可也案焦說亦是也何說雉長二百尺與古說並不合其所說天子城千雉即以鄭說雉長三丈計之亦得十六里有二百步與經必不相應也雉制詳後疏　注云營謂

丈尺其大小者廣雅釋詁云營度也營國以丈尺度其大小若量人所量是也賈疏謂丈尺據高下而言大小據遠近而說誤云天子十二門者四旁各三門總十二門月令云九門者金鶚以爲上公之制與此異也云通十二子者賈疏云按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即政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愼文命下各十二子如是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故王城面各三門以通十二子也**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爲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一【疏】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

軌者賈疏云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焦循云疏所引王制文彼注云道中三涂蓋謂一道之中分而爲三疏以此三涂卽九經九緯之三而男女與車各行一涂也若然則涂雖有九道止有三每涂九軌則每道二十七軌爲步三十有六其度爲太廣或三涂分爲三處則三涂卽是三道不得爲一道三涂且每涂皆以軌度斷非僅以中涂行車若左右之涂止行男女又何用此九軌之廣哉經文曰九經九緯又曰經涂九軌其制甚明王制所云道路與涂爲通稱鄭所云一道三涂猶云一涂中分爲三涂一之爲三以男女車而別非眞界畫爲三如每門之三涂也案焦說是也呂氏春秋樂成篇云孔子用於魯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是一涂

分爲左右中之證王城旁三門而涂有九則每門有三涂故文
選張衡西京賦云旁開三門參塗夷庭薛注云一面三門門三
道是也實則九涂之中正當門者止三涂其六皆不當門葢並
由環涂以達之　注云國中城內也者鄉大夫注云國中城郭
中也與此義同謂王城之內也云經緯謂涂也者賈疏云南北
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云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者焦循云
容方九軌者容廣九軌也詒讓案經無緯涂軌數鄭知亦九軌
者後文唯云環涂七軌野涂五軌明緯涂軌數同經涂故不別
出也方九軌者淮南子氾論訓高注云方並也謂容並列九軌
呂氏春秋權勳篇云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爲鑄大
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史記蘇秦傳亦云車不得方軌是也左傳

隱十一年杜注云逵道九軌孔疏引李巡爾雅注說同若然經緯涂亦通稱逵與云軌謂轍廣者阮元云說文無轍當作徹案阮校是也後鄭注皆作徹說文車部云軌車徹也段玉裁云車徹者謂輿之下兩輪之閒空中可通故曰車徹是謂之車軌軌之名謂輿之下隋方空處老子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毛公匏有苦葉傳曰由輈以下曰軌兩輪之閒自廣陿言之凡言度涂以軌者必以之由輈以下自高庳言之詩言濡軌晏子言其深滅軌以之案段說是也車之兩輪閒爲軌因以兩輪所輾之迹爲軌中庸云車同軌孟子盡心篇云城門之軌是也後文云涂度以軌故此言經緯涂之廣並以軌計之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

廣者乘車六尺六寸見總叙左右輪旁各加七寸共加一尺四寸是轍廣八尺也云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者軌廣八尺以九乘之得積七十二尺以步法收之適得十二步也焦循云每涂容方九軌者累二百二十五推城中爲方一里者八十一每方一里中積九萬步經緯各三千六百步減中五百四十四步共得經緯積七千一百五十六步餘八萬二千八百四十四步一城之中九經九緯共積五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六步餘積六百七十一萬三百六十四步又環涂減五萬八千九百七十步四尺餘六百六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步三分步之一凡朝市苑囿學校皆奪涂之地涂之於城蓋不足十之一也云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

金鍇之間三分寸之一者鄭珍云輻內轂長九寸半只有二寸半者以其七寸入輿下也金者大穿之釭也其去內轄不可太切使之利轉故金鍇相去其閒有三分三釐强也軌以兩輪所踐之迹相距之廣爲度其度自以牙外邊所及爲限牙外踐一分則度廣一分假令牙不偏出以三寸半之厚與三寸半之輻股鑿正對卽所踐之迹亦與股鑿正對是兩輪之間止有車廣輻內輻廣及金鍇閒之數而軌不及八尺矣今輻股向外一邊不殺直入牙鑿鑿之外邊有六分六釐强是多踐六分六釐强合成軌度八尺桼鄭子尹說是也輻廣三寸半輪人注同此與鑿深同皆得捎藪餘徑之半故三寸半也輻內二寸半者輻距輿之度經三分寸之二者亦輪人文此牙外出於輻股鑿之度

也並詳輪人輿人疏又案軌廣八尺凡兵車乘車田車並同蓋度涂以軌爲周人度法之要事必無不斠若畫一者此注及總敘注並唯云乘車者文不具也至車人大車羊車柏車雖不駕馬輻廣及輪綆數亦不與乘車同而揆以同軌之義亦當無異徹彼經云徹廣六尺者自是誤文鄭於彼注未能刊正賈爲疏舛不知凡輪上輿下小車有兩轐大車有兩轒輿皆不正與轐相切則長轂者或入輿下短轂者或出輿外消息之以合八尺之徹無所不可八尺之制固大小車之通度矣互詳車人疏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所居也祖宗廟面猶鄉也王宮當中經之涂也　疏　左祖右社者謂路門外之左右詳小宗伯疏天官敘官賈疏云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云面朝後市者

謂路寢之前北宮之後也天官賈疏云三朝皆是君臣治政之處陽故在前三市皆是貪利行刑之處陰故在後也案書召誥孔疏引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即賈疏所本詳朝士司市疏　注云王宮所居也者賈疏云謂經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故云王宮所居也云祖宗廟者據小宗伯云左宗廟與此云左祖同故知祖卽宗廟也云面猶鄉也者撢人注同案鄉亦前也士冠禮注云面前也云王宮當中經之涂也者王宮必居國城正中之處故於九經涂常當中經之涂晏子春秋雜篇下云景公新成柏寢之室師開曰室夕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然則宮在

國城之正中立宮與建國方位必相應也市朝一夫方各百步

疏市朝一夫戴震云以朝百步言之方九百步之宮朝左右各四百步列門百步之庭曰外朝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路門內至堂百步之庭曰燕朝王與諸侯若羣臣射於路寢則路寢之庭容侯道九十弓弓與步相應其百步宜也焦循云考聘禮注擯與賓相去公七十步侯五十步大夫三十步推此則天子之外朝當有百步矣射禮言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賓射在路門之外燕射在大寢之廷於此張九十步之侯則自應門至路門自路門至路寢之階各百步可見是三朝各方一夫之說也伏生書大傳路寢之制南北七雉東西九雉七雉得三十五步之廷深三倍當得百五步亦合也又云

司市職云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據此則市有三鄭特牲云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云朝市宜于市之東偏據此則大市居中朝市居東夕市居西前有三朝王立之後有三市后立之三朝朝方一夫三市市方一夫也案焦說是也依鄭義王宮三里前有五門三朝惟臯門內及路門內外有朝自應門至雉門雉門至庫門並不爲朝而宮室府庫所在兩門南北相距亦當各有百步則路門之前當有四百步其後尚有五百步以百步爲路寢庭之內朝又以百步爲王后北宮之朝餘三百步分建王路寢燕寢后路寢燕寢亦並不迫隘也其後市之制以此經及司市推之蓋三市爲地南北百步東西三百步其一里在王宮之

北左右中平列爲之三市市有一垣以爲界故說文冂部云市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冂是其證賈司市疏謂三市皆於一院內爲之殆未得其制又王宮前朝後市朝在宮九百步內而市朝則在其外以其附近宮牆而建國之初內宰佐后所立亦或稱宮言之故初學記帝王部引尸子云君天下者宮中三市而堯鶉居卽指此宮後之市非臯門以內更有市也朝制互詳閽人朝士疏 注云方各百步者小司徒注引司馬法云畮百爲夫田百畮方百步故方百步之地亦謂之一夫三朝朝各方百步三市市亦各方百步也知非以百步分爲三朝三市者百步凡六十丈三分之每一分止得二十丈朝市衆人所集地太隘則不能容故知不然也賈疏云按司市市有三朝總於一市之上

爲之若市總一夫之地則爲大狹葢市曹司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方百步也案賈以市一夫爲專指市朝司次介次吏所治者言之司市疏亦謂列行肆之處居地多在一夫之外不知王城止九里本不甚大則以三百步之地爲市未爲太狹凡商賈列肆及販夫販婦葢皆羣萃於此三市之中不徒市吏次舍也惟儲貨物之廛則當於市旁相近隙地爲之雖亦市吏所掌而不在三夫之內廛人之廛布於次布總布之外別爲征斂亦其證也**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用先王之禮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疏】夏后氏世室者以下皆記三代明堂制度之

異世室者卽夏之明堂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夏謂之世室殷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三輔黃圖云明堂夏后曰世室隋書牛弘傳明堂議引漢司徒馬宮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是漢儒舊說亦以世室爲卽明堂云堂脩二七廣四脩一者三代明堂之通制皆四面爲四堂世室四堂此其一面脩廣之度四堂全基正方鄭注以廣脩之數爲全基之度則堂爲橢方形非也隋書宇文愷傳愷奏明堂議云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

周二一室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一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按古書並無二一字此乃桑門俗儒信情加減據愷議則六朝舊本並作堂脩七無二一字黃式三云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以堂脩七步爲隘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一七字宇文愷所規固得其實也俞樾亦云堂脩二一七二一字衍文宇文愷日記云堂脩七山東禮本輒加二一七之字則隋時古本並作堂脩七鄭本亦當如是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假設若記文本作堂脩二一七則是實數如此何言令乎學者從鄭義作十四步遂增記文作二一七改經從注貽誤千古當據宇文愷議

訂正大室之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玄堂其東青陽其西總章之堂凡堂皆脩七步廣四脩一者廣二十八步也堂脩一七其廣四七廣之四脩之一也是謂廣四脩一雖然堂不已廣乎曰此兼四旁兩夾而言也中央爲五室四面爲堂東堂之南郎南堂之東南堂之西郎西堂之南西堂之北郎北堂之西北堂之東郎東堂之北是故東西兩面各廣四七而南北兩面之各脩一七者郎在其中矣南北兩面各廣四七而東西兩面之各脩一七者郎在其中矣記文不曰廣四七而變其文曰廣四脩一明廣之數兼有脩之數也於是堂基定而室基亦定堂基方二十八步室基方十四步案黃俞兩家據字文愷議考定經文最塙此經廣脩之說亦當以俞氏爲允依其說則夏世室全

基正方一百六十八尺與周明堂爲亞字形者異也牛弘議又引馬宫說謂夏后氏堂廣百四十四尺以步法六尺除之則二十四步也其義牛氏亦謂未詳今攷馬謂周明堂廣一百十六尺爲二十四筵蓋以兩堂二室東西合幷計之是周度以筵其廣二十四筵夏度以步廣亦二十四步比例相同若然馬意世室亦兩堂堂各七步中三室合十步幷之爲二十四步分率及度法與明堂正同三室所以得有十步者疑謂隅室各三步中室則四步蓋馬釋三四步之義如是而四三尺之度則不計似亦謂包於三四步之內但不審其意云何又馬謂周堂廣二十四筵而以十六筵爲兩序閒則世室廣二十四步亦當以十六步爲兩序閒馬說大意約略如是於此經義未必密合然可詒

馬氏所見本亦作堂脩七故每堂止以七步入算與明堂每堂九筵七筵同也又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主天法商而王郊宮明堂員主地法夏而王郊宮明堂方主天法質而王郊宮明堂內員外橢主地法文而王郊宮明堂內方外衡今攷三代明堂制雖不同而皆爲方形董子所說亦與此經不合　注云世室者宗廟也者鄭謂此世室卽夏宗廟與殷路寢周明堂相配也玉海郊祀引禮記外傳云夏謂太廟爲世室不毀之義卽本鄭義戴震云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明堂在國之陽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世室猶大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孔廣森云世室者明

堂之中室夏以室舉周以堂稱異名而同實故周公作洛立文武之廟制如明堂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入太室祼太室猶世室也春秋世室屋壞左氏經爲太室古者世太字多通用阮元云世室乃明堂五室之中猶尙書大傳所言大室夏特取此爲名概其餘耳匠人言三代明堂之制皆郊外明堂也自室中度以几以下乃通言城中王宮之制非專指明堂鄭注謂世室爲宗廟殆以魯世室例之耳其實夏之名世室非專爲祀祖案戴阮二說是也公羊文十三年經世室屋壞左氏穀梁世作大穀梁傳云大室猶世室也周曰大廟魯公曰大室羣公曰宮范注云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此宗廟之世室與夏明堂名同而義異周宗廟與明堂不同制詳後云魯廟有世室者有白

牡者明堂位云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又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卽鄭所據也云此用先王之禮者賈疏云世室用此經夏法白牡用殷法皆是用先王之禮也詒讓案鄭言此者證夏宗廟爲世室魯廟卽法夏制爲名也云脩南北之深也者周髀算經趙爽注云從者謂之脩一切經音義引韓詩傳云南北曰從故此經亦以南北之深爲脩也云夏度以步者據下有五室三四步之文也云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者賈疏云知堂廣十七步半者以南北爲脩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益三步爲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爲二步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也孫星衍云六尺爲步二七十四步南北得八十四尺

也八十四尺而四分之其一得二十一尺以益八十四尺東西
爲百五尺也俞樾云鄭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疑堂脩七步不足
以容之以爲是記人假設之數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脩七
步故下注云令堂脩十四步此乃鄭君以意說之謂設以二七
推算則是十四步也案俞說是也鄭嫌堂脩七太狹因疑其當
爲二七十四步而經無文故爲假令之辭凡注言令者並是經
文不具而鄭以意補之若輪人牙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
之二以經無牙厚之文也賢軹注云令大小穿金厚一寸以經
無大小穿金厚之文也置輻注云令輻廣三寸半以經無輻廣
之文也鳧氏爲鍾注云令衡居一分以經無衡居一分之文磬
氏注云假令磬股廣四寸半以經無磬股廣幾寸之文也此經

云堂脩七不言二一七故鄭補之云令堂脩十四步若如今本云堂脩二一七則其爲十四步甚明何藉爲假令之辭乎然鄭此說其誤有三一則經云廣脩本爲四堂每面一堂之度鄭誤以爲四堂五室之通基遂令一代布政之宮尺度迫隘形制不稱且脩廣異度四堂不方尤爲非制二一則橫增二一七之數不直據經文而假設爲說有乖經義三則廣四脩一經文本明而猥云四分益一增字成義說尤牽強故宇文愷議亦據馬宮言謂此經廣脩止論堂之一面三代堂基並方商鄭說與古違異今案殷周堂皆四出雖不正方然世室之制自當如愷議俞樾亦云如鄭義則當云益以四脩一其文方明不得但云廣四脩一也且其數畸零不齊於義無取足知其非並足正鄭注之誤**五室三**

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疏五室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云三四步四三尺者鄒漢勛云室各方四步中一室隅四室是自東而西自南而北皆三室之廣故言三四步也五室東西凡四墉南北亦四墉墉厚三尺故言四三尺也黃以周云五室室各四步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三箇四步故曰三四步謂三其四步也凡隅室設窗戶其四面有墉墉之地各有三尺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三尺也案鄒漢勛說是也沈夢蘭俞樾說三四步亦同

蓋五室惟土室在中四室分居四維室方四尺而墉厚三尺土
室之四墉與四室之四墉廣脩相接是四墉合三室而占地十
四步後文云牆厚三尺亦其證也牛弘明堂議引馬宮說夏堂
廣度不以四三尺入算疑漢人舊說已有以此爲五室之墉者
但以爲包於室廣之內故於三四步之度無所增益耳　注云
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者三輔黃圖說明堂同牛弘議引尚書
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
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是五室沿五府
之制也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周明堂云
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
五帝座星案據書緯五府之說則夏殷以前當已有五帝五神

之祭若然夏世室五室象五行亦兼爲合祭五帝五神之宮也
云二四步室方也者謂一室之方鄭意中太室方四步旁四室
皆方三步經云二四步卽室方或三步或四步也云四三尺以
益廣也者謂以四尺益中太室之廣以三尺益旁四室之廣經
云四三尺卽或益廣以四尺或益廣以三尺也依鄭說則五室
並楕方故賈後疏謂世室室東西廣於南北今攷定世室五室
亦正方與周明堂同鄭賈說並失之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
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者明四室分居四維玉藻孔疏引
鄭駁異義說明堂五室云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
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
西北與此義略同焦循云鄭注易繫辭傳注云天一生水於北地

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並氣並而減五據鄭此義生數既位於各方而又有成數與之並故世室正北有水堂西北又有水室正南有火堂東南又有火室正東有木堂東北又有木室正西有金堂西南又有金室也以爻辰之位言之寅木居東北巳火居東南申金居西南亥水居西北亦其義也黃以周云明堂五室法五行生成數合八卦方位鄭意一水生於乾金而六成之於坎故乾爲水室坎爲水堂於支爲亥子三木生於艮水而八成之於震故艮爲木室震爲木堂於支爲寅卯二火

生於巽木而七成之於離故巽為火室離為火堂於支為巳午四金生於坤土而九成之於兌故坤為金室兌為金堂於支為申酉其象如此案焦贛說並依五行生成數以推鄭義是也大戴禮記盛德篇引明堂月令說明堂九室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則依九疇數為方位卽漢人之九宮數宋人以為洛書數者也依其位推之則四正之九七金與火兩易四維之二四東南與西南互更鄭所不據也又案凡世室重屋明堂五室旁四室並隅列鄭說墉不可易蓋古人廟室本有東房西室之制則室固不必皆居正中況土室已在中央則四室自宜讓而居隅彼此乃不相蔽礙揆之形制理自無疑藝文類聚禮部引三禮圖說周明堂五室云東為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此以

四室居四正與鄭說不合魏書李謐傳明堂制度論亦駁鄭說云鄭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水火金木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既依五行當從其正用事之交出何經典依禮圖及李說並以四室移居正中則四室環列中室之外由四堂而入必經四室而後可至中室且中室四面被礙不能納光其不可信明矣云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者謂四室方各三步又各益以三尺則方三步半也焦循云以算推之四隅室各廣二丈一尺深一丈八尺云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者土於五行位中央故土室在中央鄭意五室以土爲最尊故方四步廣又多四尺較旁四室方多一步廣多一尺也焦循云中室廣二丈八尺深二丈四尺云此五

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者賈疏云以其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故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故七丈也案鄭賈說以尺益步取數畸零亦非經義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疏九階者說文𨸏部云階陛也此亦明堂三代之通制也北史封軌傳明堂議云九階法九土賈疏云按賈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故一尺之堂爲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爲旁九階也案疏述賈馬說九階爲九等階則階數與鄭不同蓋謂南面亦三階四面共八階矣藝文類聚禮部引徐虔明堂議云四門八階即用賈馬說也依後注則夏堂崇一尺爲一等階於度太卑恐不足據竊疑世室重屋之

階當同高三尺而爲三等呂氏春秋別類篇云明堂土階三等
即據夏殷制言之賈馬說亦非詳後疏其階之廣經無文字文
愷明堂議引周書明堂云階博六尺三寸未知是否牛弘明堂
議云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
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　注云南面三三面各二一者賈疏云鄭
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
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
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一者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
階又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奔喪升
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孔廣森云管子君臣曰立三
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明堂位曰三公中階之前知明堂南面正

中有階與廟寢惟賓階阼階者異也俞樾云四堂之制如一何以南鄉獨多一階蓋士室戶牖南鄉必由明堂而入故於南面特設中階將有事乎士室則由中階升堂焉秦制增爲十二階惡鄉此意哉案孔俞說是也宇文愷議引禮圖云秦明堂九室十二階愷謂其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失之**四旁兩夾窻**窻助戶爲明每室四戶八窻［疏］四旁兩夾窻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孔廣森以四旁兩夾爲句云四旁各有兩夾當隅室戶牖之外即所謂左右个也木室南之前曰明堂左个東之前曰青陽右个水室東之前曰青陽左个北之前曰玄堂右个金室北之前曰玄堂左个西之前曰總章右个火室西之前曰總章左个南之前曰明堂右个盛德記十二堂謂此四方各一

堂兩个通之爲十二𠆸凡廟寢兩序之外必有東堂西堂明堂之有左右个猶廟寢之有東西堂由此言之明堂之所異者在四面如一而自其一面視之則皆前堂後室隔室之墉卽序也个卽箱也與儀禮廟寢之制固不相遠也阮元亦云四旁者四堂之旁也兩夾者左右个也此个與五室不相涉也个與介同古經子中每通用初學記引月令个卽作介个介相同卽是一堂兩旁夾室之義也梓人爲侯侯有上兩个下兩个亦皆具旁夾之形卽廟寢之東西箱東西夾也俞樾云說文無个字个者介之變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楚介江淮索隱曰介者夾也是夾與介義通案孔阮讀是也俞樾黃以周讀同此明四堂有八个之義與月令文正相應孔氏謂兩夾與八个爲一制通四

正堂爲十二堂其說甚是鄭以爲記五室八窗之制非也旁阮謂四堂之旁亦塙兩夾在隅室之前即堂兩序之外故云四旁兩夾世室全基正方二十八步中五室爲地方十四步每面之堂與兩夾亦適廣十四步夾之外墉與隅室之牆正參相直與重屋明堂之制同惟世室四旁兩夾之外各餘地方七步以爲堂坫殷周則四堂外出爲亞字形夾外墉之外無餘地制小異耳江永云序外之室儀禮顧命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注疏或言夾室者因雜記下釁廟章及大戴禮釁廟篇而誤耳雜記云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又云夾室中室此夾室二字本不連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夾又名爲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閣者庋食之物也夾又名爲个左

昭四年傳豎牛置饋于个而退是也戴震云釋名釋宮室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四年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个也古者宮室恒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閭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案夾个之義當以江氏爲正凡廟寢之夾在左右房外夾堂爲之明堂則在隅室之外亦夾堂爲之夾惟後二面有壁前一面接東西堂者則無壁其制似室而非室故聘禮公食大夫禮及書顧命謂之東西夾此經謂之兩夾皆不云夾室諸侯釁廟禮之門夾室江氏謂夾與室爲二而大戴禮記盧注則以爲門夾之室近陳喬樅黃以周並從其說二義

未知孰是要東西夾之不全爲室制則固無疑義鄭與儀禮禮記注及釋名並云夾室者通言之耳析言之夾之前無壁者爲東西堂謂之个亦謂之箱覲禮記凡俟於東箱注云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是也統言之則隅室之外盡於東西堂廉通謂之夾亦通謂之个謂之箱月令鄭注釋左右个並爲堂偏明是堂序外盡東西堂之通名矣而高誘注呂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訓之左右个並釋爲隔而云某堂某頭室者此亦沿夾室之稱故云堂頭室卽指東西堂後言之與五堂周不相涉也至明堂本無房而呂覽高注云明堂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李謐明堂制度論云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个者卽寢之房也今案个卽寢之東西夾與房迥別高氏知

个在堂兩頭而誤揑房名李氏則直以个爲夾四室似隱據書
顧命僞孔傳東西房即東西夾之謬說與古制殊不合賈思伯
明堂議又謂四維之室即是左右个兩堂共一室四室即是八
个其說亦誤詳後疏隋書禮儀志又載梁武帝說謂左右个別
爲小室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說尤謬盭不足論也又案夾內
則謂之達故明堂八个亦謂之八達張衡東京賦云八達九房
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薛綜注以八達爲八窻文選李注亦同非
也達字又作闥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
九州八闥九字猶張賦云八達九房矣　注云窻助戶爲明者
釋名釋宮室云窻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說文穴部云窻通
孔也囪部云囪在牆曰牖在屋曰囪重文窗或从穴片部云牖

穿壁以木為交窗也案此窗乃囪之假字即所謂在牆曰牖三輔黃圖云八窗即八牖是也在屋曰囪謂於宇屋甍宇之上開竅為明亦謂之中霤與牖義別云每室四戶八窗者胡培翬云爾雅釋宮戶牖之間謂之扆書顧命牖間南嚮古人宮室之制內為室外為堂牖戶皆在堂之南壁向堂開之戶在東牖在西明堂之牖曰窗則室之四旁皆有之夾窗又名達鄉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又曰達鄉天子之廟飾也鄭注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為四達孔疏達通也每室四戶八窗皆相對通達故曰達鄉是也明堂每室八牖其餘廟寢之室止有一牖賈疏云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夾窗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窗也案依鄭賈說室有四戶八窗則室旁各於正

中爲戶左右兩窗夾之此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大戴禮記盛
德篇云明堂一室而有四戶八牖又引明堂月令云室四戶戶
二牖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桓譚新論云明堂八窗法八風四
達法四時三輔黃圖云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四闥者象四
時四方也白虎通義辟雍篇及玉藻孔疏引五經異義消于登
說孝經援神契說明堂並有八窗四闥達闥字亦通此四闥即
四戶與它書云八達八闥爲八个者不同明堂堂室深邃非多
爲戶牖不足以通出入而納光明鄭以四旁兩夾窗句雖與經
讀不合然四戶八窗之制古說並同不可易也至大戴禮記盛
德篇又云明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續漢志注引新論云明堂
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明堂月令論云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三輔黃圖及明堂制度論說並同此以九室每室四戶八牖計之故有此數與此經五室二十戶四十牖制異九室之說義不可通鄭所不從詳後阮元云大戴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說卽東京賦之八達九房此蓋因漢明堂而誤五室爲九室與考工不合也

白盛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疏】白盛者孔廣森讀窗白盛爲句云大戴禮盛德明堂月令云室四戶戶二牖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白盛卽所謂白綴獨言此者明其尙潔質案孔據盛德記白綴牖證此經當以窗白盛爲句埔不可易阮元俞樾黃以周讀竝同窗白盛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白盛自指每室八窗言之古書說明堂之制多以五室四堂各

從其方色宇文愷明堂議引黃圖云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
藝文類聚禮部引桓譚新論說明堂亦云爲四方堂各從其色
以做四方蔡邕明堂月令論亦云四鄉五色者象五行今以青
陽玄堂諸名推之從方色之說於理可信世室之制當亦如之
然則自西方堂室外不皆白色也此經白盛之文自專指𥦗而
言明四堂九室塗飾異色而牖則同爲白色以取明大戴白綴
專言牖其明證也自鄭注失其句讀而古制晦矣　注云蜃灰
也者賈疏云地官掌蜃掌供白盛之蜃則此蜃灰出自掌蜃也
云盛之言成也者掌蜃注義同云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
者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堊釋名釋宮室云堊亞也次也先泥之
次以白灰飾之𦖋意世室墉壁並先以泥塗墻而後加蜃灰爲

三代明堂之通制然據爾雅及守祧文則以堊飾牆乃廟寢恒制儀世室四堂五室通爲白牆經不必特箸其文此亦足證鄭讀之誤矣門堂三之二　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疏　門堂三之二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凡廟寢制亦略同門堂者四門門塾之堂明堂有四門每門內外左右共四塾左塾之左廉與右塾之右廉相距之度蓋與正堂之廣度正等三之二者以正堂之脩三分取二爲一堂之脩以正堂之廣三分取二爲二堂之廣也依俞氏所定世室正堂之度取三之二以爲門堂則每堂脩四步四尺廣九步二尺合左右二堂廣十八步四尺也內塾外塾脩廣之度同　注云門堂門側之堂

取數於正堂者明此三之二卽承上正堂脩廣之度三分之取其二分也云令堂如上制者卽上注謂堂脩十四步廣十七步半爲假令之數是也云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者賈疏云以十四步取十二步三分之得八步二步爲丈二尺三分之得八尺以六尺爲一步添前爲九步餘二尺故云南北九步二尺也云東西十一步四尺者十七步半以十五步得十步餘二步半爲丈五尺三分之得一丈以六尺爲一步餘四尺添前爲十一步四尺也焦循云此以夏世室而言也若殷重屋則脩二丈七尺有奇廣四丈八尺也周明堂則脩七步廣九步也詒讓案鄭釋正堂廣脩之根數未合而所定門堂與正堂差減分率則是也諦繹其意葢以南北九步二尺爲一塾通堂

室之脩度而東西十一步四尺則二塾堂廣度之合數分之每塾堂廣五步五尺也何以言之凡塾堂後爲室則室脩度自減於堂而堂外無左右房則室廣卻當與堂廣度等是室脩減而廣則不減也故下注以室三之一爲室與門各居一分蓋猶言塾與門各居一分合兩塾及門與正堂之廣正相埒也通典吉禮說周明堂門堂之制以每塾各得正堂三之二計之依其率以釋世室則當以十一步四尺爲一塾之堂廣不知室脩卽堂廣今堂廣三之二而室止居堂廣之半則其所餘之半復爲何地乎且合兩塾及門之廣將增於正堂三分之二占地太廣鄭義必不如是矣引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者釋宮文郭注云夾門堂也詩周頌絲衣孔疏引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

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事李如圭云門之
內外其東西皆有塾門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
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案士
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
也焦循云門堂之制顧命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
前鄭注云先路在路門內之西北面次路在門內之東北面士
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云西塾門外西堂也又
擯者玄端負東塾注云東塾門內東堂是東西內外皆有塾無
疑也其謂之塾者說文作墪云射臬也讀若準又云垛堂塾也
埶塾為築土成埒之名路門車路所出入不可為階兩塾築土
高於中央故謂之塾絲衣詩云自堂徂基箋云使士升門堂視

壺濯及豋豆之屬降往于基告濯具凡四方而高者曰堂兩塾高謂之堂中央平地謂之基往塾視之至門堂而告也案焦氏攷定門堂之制甚覈此門堂者亦謂門塾之堂與門基異周頌絲衣云自堂徂基堂即門側之堂基則門中平地艮令門中亦得稱堂則詩言自堂徂基將爲自基徂基於文不可通矣孫攷書傳門中與地平無堂之名且合門基與兩塾廣度當與正堂同於制乃適稱儀門堂即是門基則全基減於正堂三分之一於制尤爲不稱以此經及詩雅互相證覈門堂之爲兩塾可無疑矣

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室三之一者亦三代明堂之通制也室謂門兩塾之室也張惠言云門堂棟當阿亦五架爲之則前後各以一架爲室一架爲堂案張說是也凡門塾

亦前堂後室與正堂同三之一者以正堂之脩三分取一爲每
門室之脩卽門堂之半也其廣當與門堂同以一室言之亦得
正堂三之一於差率仍無悖矣今以正堂脩七步廣十八步
計之門室蓋脩二步二尺廣亦九步二尺通典吉禮說周明堂
謂門兩堂各得正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卽於門堂三之二中三
分減一取一不取數於正堂其說必不可通與鄭注義亦不合
不足據也又案門塾唯前堂後室而無左右房與正堂小異又
凡門皆內外東西共四塾塾各有堂室室後隔以牆內外不相
通也四塾各自爲堂室其度並同　注云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者謂亦取數於正堂居三分之一則門室南北當四步四尺東
西當五步五尺若在重屋則南北一丈八尺有奇東西二丈四

尺在明堂則南北二丈二尺東西二丈七尺也其門脩廣之數亦同合門與左右二室之度與正堂東西之廣適等案鄭此注惟所定正堂根數未是餘則不誤其以門室與門各居三分之一者因門室之脩可減於門堂而廣不可減故謂室三之一爲與門各居一分其說自塙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屋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疏殷人重屋者亦殷之明堂也大戴禮記少閒篇云商履循禮法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天制典慈民咸請侯作入政命於總章盧注云總章重屋之西堂據彼則殷已有四堂之名此舉其總名故曰重屋牛弘明堂議引馬宮云殷人

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是也藝文類聚禮部引尸子云殷人日陽館周人曰明堂三輔黃圖說同蓋所傳之異云堂脩七尋者亦四堂一面之度也孔廣森云殷人始爲重檐故以重屋名八尺曰尋七尋五十六尺也不言廣正方可知堂基通二十一尋凡百六十八尺案重屋四堂廣脩各自正方當如孔說蓋四面堂各方七尋中五室每室方二尋縱橫各三室開列而爲六尋加一尋以爲四壁則室每面壁各厚二尺也夏世室堂基正方四堂之角各有餘地以爲坫殷重屋四堂蓋爲四出若亞字形與周明堂制同則四角無餘地與世室不同通南北兩堂及包中央五室計之凡二十一尋東堂至西堂亦然而四維皆缺闕而不正方則就四室一面度之仍止方七尋故經唯著堂脩

七尋而其制已見也至夏堂基正方則可爲一棟而一屋殷堂四出則宜爲四棟而重屋然則經於殷特箸四阿之文非徒見屋之兩重亦兼明四出之堂制始於此假令四出爲周堂所獨則其形制鉅異下經不宜絕無殊別之文儻謂重屋堂基亦適方二十一尋則是與世室制同每堂兩角各多出方七尋之地較之夏堂餘地更多於義無取知不然矣云四阿重屋者重屋謂屋有二重下爲四阿者方屋也其上重者則圜屋也圜屋以覆中央之五室而蓋以茅方屋以覆外出之四堂而蓋以瓦此亦殷周之通制故大戴禮記盛德篇說明堂云以茅蓋屋上圓下方玉藻孔疏引諸于登說三輔黃圖引援神契續漢書祭祀志劉注引新論白虎通義辟雍篇說並云上圓下方月令論又

有堂方及屋圓徑之度諸書所謂下方者兼明堂之基及四阿之屋而言也上圓者指上重高屋如圓蓋形出四阿之上者而言也若夏世室無上圓之屋則屋與堂基皆方不可以言上圓矣　注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者鄭謂此重屋卽殷王寢與夏舉宗廟周舉明堂相配也御覽宮室部引新論云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與鄭義同然其說非也凡王寢與明堂不同制詳後疏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者尋八尺以七乘之得五丈六尺也云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者謂以周制例之脩七則廣九此脩七尋則廣亦當九尋也經不言重屋廣度故鄭據周法補推之賈疏云經言堂脩七尋則其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筵則東西九筵是

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后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案重屋之廣無文當如孔廣森說亦廣七尋與脩正等鄭說失之云五室各二尋者亦放周制為釋五室當亦於四維設之牛弘明堂議云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今攷鄭以重屋之廣放周為九尋說雖不塙而以五室為方二尋則從橫各二室為地六尋外加一尋與堂方度正相應其說是也經本有上下文互見之例夏殷堂同高三尺而經於重屋始箸堂崇三尺之文即其例矣云崇高也者總敘㮚人梓人注並同大戴禮記盛德篇明堂月令云堂高三尺月令論亦云堂高三尺以應三統云四阿若今四注屋者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高廊四注重

四注屋謂屋四面有霤下注即所謂殿屋也燕禮云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注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又士冠禮云設洗直于東榮注云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蓋鄭意夏人君之屋南北兩下與臣民同檀弓注謂夏屋如漢之門廡是也殷周人君之屋皆四注則有東西霤故賈疏謂四阿即四霤周書作雒篇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注云宮廟四下曰阿即本鄭說焦循云鄭注後門阿云阿棟也注士昏禮當阿云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又注鄉射禮記云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庋彼記文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此當棟與昏禮當阿義同棟處極高斷非霤之所能奪阿既爲棟之定名則曰四阿者四棟也非四霤之謂

也四阿之屋有四霤兩下之屋亦有四霤也且以東霤爲四阿之制是諸侯之屋四阿矣明堂位言複廟重檐爲天子廟制諸侯不重屋阿何有四左成二年傳云宋文公卒始厚葬槨有四阿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惡也宋公爲諸侯用四阿而傳譏之故杜注云皆王禮然則四阿之制不獨卿大夫無之卽諸侯亦無之案焦說是也蓋屋之極謂之阿猶後文門阿之爲門極也古廟寢屋皆五架極下正當棟故鄭二禮注亦皆以棟釋阿以屋極咸覆以甍而承以棟其義通也屋霤之溝必自棟下迤而注於宇故作雒云四阿反坫坫當爲圬之形譌四阿爲上棟之制反圬卽反宇爲下宇之制亦卽所謂屋翼四注主霤言則是宇而非棟矣夏世

室亦爲四面堂則亦有四霤而不得有四阿者蓋夏制唯於南北之中爲一棟其東西霤則自楣庪以外衺殺之以注水是猶庪有四而棟則一故阿亦不得有四若殷重屋則中別爲屋重屋之外四面周環各別爲棟四棟則有四阿是四阿必四注而四注之屋不必皆有四阿鄭此注訓四阿爲四注則是四霤之通制不及焦說之精析焦又謂燕禮之東霤乃兩下屋檐之東角非四阿亦非四注尤足正鄭說之誤國語晉語云虢公夢神人立于西阿韋注云西阿西榮也案彼西阿蓋自屋脊下趨檐宇之通稱猶士喪禮所謂前東榮後西榮與此經四阿門阿義並小異諸侯以下屋無四阿而不妨有西阿通言不別也此經四阿者通四堂而言面有一堂堂爲一阿四面匌帀則四阿非

謂一堂而有四阿也云重屋複笮也者賈疏述注複作復明注疏本同復複古今字說文竹部云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上釋名釋宮室云笮迮也編竹相連迫迮也爾雅釋宮云屋上薄謂之筄郭注云屋笮也姚鼐云重屋複屋也別設棟以列椽其棟謂之棼椽棟既重軒版垂檐皆重矣軒版即屋笮或木或竹異名笮在瓦之下椽之上檐垂椽端椽亦謂之橑記言重屋鄭以複笮釋之而他書所稱曰重檐曰重橑曰重軒曰重棟曰重棼各舉其一爲言爾焦循云笮之訓有二一說文釋名之笮爲屋上所覆者之名爾雅所謂筄也廣雅云筄謂之笮此爲欂櫨之名所謂斗栱者也鄭以笮解屋當如說文釋名所云又云明堂位云大廟天子明堂又云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云

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
行志云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孔氏左傳疏
云大廟之制其檐四阿而下當其室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大
廟當中之室其上屋壞非大廟全壞也重屋重於阿之上不重
於椙㡯之上故阿必用四於四阿之上更立以棳棳上又累以
阿阿之四旁又有檐與正屋之檐相重故曰重檐以蔡邕之說
言之明堂方百四十四尺屋圜徑二百一十六尺大廟明堂方
六丈通天屋徑九丈足爲太室屋證矣俞樾云古有重屋有複
屋重屋者此記所說是也複屋者於棟之下復爲一棟以列椽
亦稱重棼徐鍇說文繫傳於橑篆下引東方朔傳後閣重檫而
釋之曰大屋廡下椽自上峻下則自其中棟假裝其一旁爲椽

使若合掌然故曰重橑此說複屋之制至詳盡矣說文木部橑重屋林部棼複屋棟也周書作雒篇重亢重郎孔晁注曰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所謂累棟者即複屋矣所謂累屋者即重屋矣是古制明分爲二鄭君此注殆誤以複屋說重屋乎案姚釋複笮義甚覈但此經重屋之義當以焦兪說爲是月令論說明堂有通天屋宇文愷明堂議引黃圖云通天臺又引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並即明堂重屋之制蓋當四堂中聳內五室之上拔起別爲崇高之屋以其可以納光故有通天之名與複屋複笮不同重屋通天得納日光複屋複笮止取重疊爲飾不通天納光也凡複屋棟笮等皆於一層屋之上重累爲幷爲之重屋則上下兩層屋各自爲棟笮等不相合幷一制迥

異古明堂宗廟蓋皆有重屋故漢志載左氏古說以大室屋爲重屋左傳孔疏謂廟上拔起爲重屋深得其制唯謂大廟亦有四阿則誤沿鄭宗廟明堂同制之說耳明堂位之復廟卽複屋重檐乃是重屋故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複廟重屋卽用明堂位文而以重檐爲重屋薛綜注云重屋重棟也桓譚新論亦云商加重檐四阿明此經重屋當彼重檐矣鄭明堂位注釋復廟爲重屋者蓋仍指複笮言之又釋重檐爲重承壁材其義難通賈疏卽援彼注重承壁材之義以釋此注之複笮似皆以複屋爲說作雜之重亢復格亦似皆複屋之制並與此重屋不相冢也又古凡室屋之高而上出者通謂之臺謂之觀故黃圖及禮圖亦以重屋爲臺爲觀實則臺觀可以登眺而明堂之重屋不可

登眺與臺觀制復不同臺觀後世又謂之樓故說文訓樓爲重屋此亦非古重屋之制史記封禪書說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此卽誤以重屋爲樓因之祇造是圖不知殷重屋與樓別又不知夏以前明堂幷未有重屋說尤謬妄不爲典要也又詩大雅靈臺孔疏引盧植穎容說謂明堂卽靈臺亦與通天臺異詳後及春官敘官疏

周禮正義卷八十三終